

山鄉畫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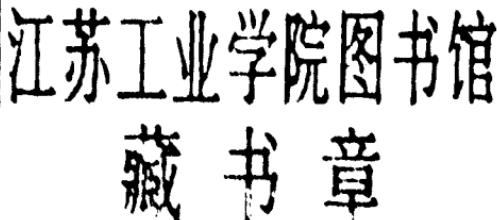
周立波 散文集

由布先生著

山 外 青 山

(短篇小说·散文集)

济南部队政治部前卫报社编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济 南

插图作者： 郑向农 邢述安 袁军 张国维
殷培华 得人 白仁海

山外青山

(短篇小说·散文集)
济南部队政治部前卫报社编

*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青岛印刷厂印刷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1973年5月第1版 197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063 定价：0.43元

目 录

小 说

- 决心书 何选润 (1)
雪夜 严玉树 (13)
两个营长 胜 朝、里 可 (25)
山外青山 李存葆 (38)
风格 李汉阳、晓 锋 (58)
守岛战士 徐恒进 (68)
多余的弹孔 路 兵 (79)
聂武 赵海峰 (95)
师长和女儿 冯维田 (100)
我的老师 李培顺 (110)
进军号 张光显、孙念聚 (121)
育苗 冯维田 (129)
老何 胜 荣 (140)
连长 张锡亭 (147)
赶队 朱木顺 (151)
弦上利箭 姜正高 (156)

微文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家 | 王文彬 (161) |
| 盘天崖上 | 刘宝春 (169) |
| 帆 | 王 颖 (176) |
| 火红的战旗 | 严玉树 (185) |
| 红歌传万代 | 张小兵 (196) |
| “要为真理而斗争” | 丛岭跃 (202) |

决心书

何先润

(一)

离野营训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领导上却突然把班长调走了。这炊事班的大小事情，都落在我这个刚上任的副班长身上。班里大部分是新同志。就说我吧，野营训练过去只经过一次，这次，却要带一个班，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。听说营里要派个新班长来，可谁知啥时候到啊？时间不等人哪，得赶紧做好野营前的准备工作。我想，野营训练可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，不论啥工作得处处把政治体现出来。第一步，我打算代表全班向党支部写一份决心书，一开始就表现出轰轰烈烈的气氛。

这一天，我从早到晚，屁股落在凳子上挪也没挪一下，总算把个决心书写了出来。我在决心书上写着：野营训练中要做到“三大”、“二高”、“三个一”。就是大讲野营训练的好处，大造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的声势，大力总结野营训练的经验；全班同志要把对野营训练重要意义的认识提到新高度，总结的经验要高质量；一天一次学习座谈会，两天

一次小总结，三天搞一次评比。结尾觉得还不够劲儿，又编了这么一段快板：跨雪原，越冰峰，炊事班决心往前冲，政治工作要做好，战斗情绪热腾腾。

决心书写好后，我心里还不大踏实，总觉得气氛还不那么浓。这时，班里的新战士小李兴冲冲地跑来说：“副班长，别愁了，营里给咱调来个新班长，名叫——实打实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我问小李。

“实——打——实！”

我想了想，对了，我们营七连炊事班长不是叫史大石吗？虽然过去没见过面，但名字早就熟悉，事迹也知道一点，他平常不喜欢多说话，说句话落在地上能砸个坑。干起工作来钉是钉，铆是铆，干不好睡不着觉。他们连的人都不叫他史大石，而叫“实打实”。他来当班长，太棒了！

我一口气跑到厨房，象连珠炮似地告诉大家：“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，营里给咱调来一位新班长，就是大家早就知道的那个碌碡砸碾盘——石（史）打（大）石。”听我这一咋呼，大家都笑了。小李朝灶边一指，向我呶了呶嘴。我看，才见灶后站着一个人，胖墩墩的个子，一张大方脸，把军衣的两个衣角交叉掖在腰带上，袖子高挽到胳膊，手中操着锅铲，正在炒菜哩。他听我这一咋呼，立刻停了下来，两撇浓浓的眉毛下那对乌亮的眼睛朝我一闪，说：“副班长，听说你正忙着写决心书，没去打搅你，先到厨房来了。”

他这一说，弄得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！我说：“班长，你刚来就干上了，还是……”

“别急，”没等我说完，他接上说：“炒完菜，咱再好好聊聊。”

菜炒完了。他先把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笔记看了一遍，又把战备器材、内务卫生看了一遍，才找我谈的。我把自己关于野营前的准备、打算都讲了。还把那份决心书交给了他，并特意把那段快板大声念了一遍。我津津有味地讲了一阵子，不料却没有引起他多大兴趣。只见他瞅着那份决心书，厚厚的嘴唇紧闭着，好象在想什么。

他想啥呢？是嫌我拔高拔得不够，还是嫌气氛造得不足？我这是初步意见，哪里不妥，还可以改嘛。我说：“班长，这可是野营训练的第一炮，这个声势一定得造好。你就动手改改吧。”

他把决心书装到口袋里，笑着说：“全班的决心要靠全班来下，这得和全班同志商量商量。”

(二)

第二天早饭后，史班长就带领大伙到山上搞野炊去了。——哎！决心书的事他怎么一字没提？是忘了吗？

喔，我明白了：他是想先看看我们的“实力”，摸摸底呀！这野炊咱不知搞过多少次了，保准没问题。一到山上，我操起把铁锹就挖开了。其他同志也投入了紧张的战斗。这天刮南风，当然灶门要朝南开，顺风烧火才旺嘛。这时，班长站在我旁边，用手搭了个“凉棚”，朝天上望了一阵

子，说：“看来得挖两个口呵。”说着跑到灶的北边又挖了一个灶门。我想，烧饭又不是烧窑，难道要两边对着烧？再说，蹲在北面烧火，南风一吹不烧眉毛才怪哩！可他把灶门挖好后，马上又从旁边搬来几块石头挡在灶门上，只留一条小缝散烟。班长肚子里打的什么主意，我一时还琢磨不透。

灶下好象安了鼓风机，南风一个劲地吹，火苗呼呼地直往外冒。我想，这样只要二、三十分钟保证饭熟菜香。我正高兴时，风渐渐停了，不一会就倒了西北风。这风象是故意给我难看，火苗全从灶门吐了出来，差点燎了我的眉毛，烟熏得我直淌眼泪。我眯着眼，使劲地往灶下边添柴禾，越添烟越大，眼看着没火了。这时，史班长搬开北边灶门的石头又堵在南边，眨眼工夫，火又呼呼着开了。我又惊又喜地说：“班长，你干的太好了！要不是你预先准备这一手，又得临时顶风挖灶，今天这顿饭谁知啥时候才吃上呢？”他听了后对我笑了笑说：“你挖灶的时候，我看了看天，虽是刮南风，可天上的浮云一动不动，这说明马上要变风向。所以我在北边又挖了一个灶门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了停又接着说：“落实战备，就得扎扎实实，多准备几手才行哩！”

听他这一说，我才真正感到这位班长确实是“实打实”。

饭做好后，他指着对面的山头问我：“要是同志们坚守这山头阵地，上山的路又有敌人炮火封锁，这饭咋送上去？”

老兵了，这个问题还难得住我！通过炮火封锁线，就是快嘛！我不加思索地回答：“快速通过！”

“好，咱们来一个‘敌’火下送饭！”史班长边说边把一锅热气腾腾的饭分装在两个送饭的筐子里，把手一招：“按照各自分工，走！”他挑起来，就跑开了。我也提着桶在后边紧紧跟。

哎呀！你瞧他，脚底板象擦了油，别说我手里提的东西不重，就是空手，恐怕也很难跟上。当我停下喘气的时候，只见他挑着饭筐，就象一支离弦的箭，我还没爬到山腰，他就窜到山顶去了。等我上去后，他笑着说：“多练几次，就跟上来了。”

同志们上来后，我们刚坐下休息了一会儿，史班长站起来，望了望山下热火朝天的操场，指着一片开阔地，亲切地对大伙说：“来，咱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，通过‘敌人’炮火封锁线，把饭给同志们送去！”我想，上山没跟上，下山通过这片开阔地，不会跑不动吧！我抢过他手中的扁担，挑起饭筐，飞也似地下了山，我正准备一鼓作气冲过开阔地，史班长在后边出了个情况：“‘敌人’向你射击！”我没管这些，径直往前冲。这时，他一步跨到我前面，猛地把我按倒在地，问我：“你听见了吗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

“听见了还跑啥？”他声音非常严厉。

“怕啥！”我伏在地上，右手摸着后脑勺上汗渍渍的头发说。

他听我这样说，非常严肃地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们刚刚学过了毛主席关于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’的作战原则，怎么

遇到具体情况就懵了？打起仗来，勇敢无畏十分重要，但如果我们盲目蛮干，自己牺牲了事小，不能把饭及时送到阵地上，那就会误大事啊！”他看了看我难为情的样子，接着说：“现在我们把困难设想得越多，准备工作才能越充分、扎实，将来打起仗来胜利的把握就越大！”他拉过一只饭筐，左臂一夹，右肘着地，撑起身子一高一低地向前冲去。

史班长的动作，我简直看迷了。重重的饭筐夹在腋下，象夹着一只空篮子，只见他时而跃起冲锋，时而匍匐前进，快而稳妥地通过了这片开阔地，把饭送到了操场上。刮着这么大的风，跑了这么多路，到操场我一摸，嘿，饭还滚烫滚烫的哩！

全班同志都赶来了，他又和大家研究野炊中如何烧煤呀，雨天行军如何保管柴禾呀。……看样子，那份决心书他算撂到脑后去了。瞅他一住嘴，我便急切地说：“班长，得考虑考虑决心书的事儿了。顶好早交党支部，抢在各班头里，打响第一炮。再不抓紧，就大年三十看日历——没期啦！”

他象看出了我的情绪，拍着我的肩膀，没头没尾地说：“副班长，战备的事，和其他工作一样，要干！就得扎扎实实！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还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！”

（三）

打史班长来后，班里变了。同志们抽空就讨论讨论打仗

的事，得闲就练野炊技术。真有股子热气腾腾，力争上游的劲头。看着这种情景，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。不过，心里总惦记着那份决心书。班长怎么不赶快动手改一改送给支部呢？我本想再问一问，但又想到这敌火下送饭我也没过关，等把这一手学会后再说。于是，我也抽空弄筐子装上泥块，夹在腋下练习匍匐前进。

虽说我在家样样农活都干过，可是用臂夹着几十斤的筐子爬行，这还是头一回。乍开始，怎么也不习惯，手和脚也不协调，一折腾就是一身汗，练不上一个小时，手臂就象灌了二斤醋——酸溜溜的，两腿好象灌了铅——沉甸甸的。夜里躺在床上，浑身上下象散了架。

说来也怪，经过几天的苦练，还是那只筐子，好象减轻了许多，我渐渐地也能象史班长那样，顺利地通过“敌人”火力封锁线了。我心里又开始乐了。我暗暗想：嘿！在野营训练中瞧吧。正在这时，班长又向我提出了一个新问题：“用桶送汤，很难穿过敌人火力封锁线，咋办呢？”

“是呀，班长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班长提的这个问题，确实很重要。用桶盛汤不能进行敌火下运动，要是在野营中连长出了这个题目不就抓瞎了？史班长见我急切的样子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要多想，多想才能出智慧嘛！”

这几天，我脑子里，里里外外都塞满了“怎么办”。说来也怪，这“怎么办”在我脑瓜里一折腾，渐渐地我对它却有了感情，把这个决心书倒给忘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班长也没有睡，正伏在桌子上学习。我招呼他：“睡吧，干了一整天，怪累的。”他头也没抬，只答了一句：“还不睡。”我“迷糊”了一会儿，隔壁厨房里“唰——唰——”用水冲洗东西的声音，把我惊醒了。睁眼一看，班长不在了。我忙翻身下床，走到桌前，只见学习笔记本还在桌上敞着：在“**红与专、政治与业务的关系，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。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。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，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**”一条毛主席语录旁边，划着一串红圆圈。还写下了这样一段体会：“……一定要刻苦学习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，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；一定要扎扎实实，勤奋地工作，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，才能成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。”眼前的情景使我明白了，这就是班长所以能够扎扎实实工作的根本原因。我走进厨房，只见史班长一个人，借着煤油灯光，用水冲洗我们班那只沾满油污的背篓。我看他深更半夜这样专心捣鼓这个背篓，话不由得冲口而出：“班长，咱们千万不能再吃这个背篓的亏啊！”他听我这么一说，感到好生奇怪：“怎么，你们吃过这背篓的亏？”

经他这一问，我一口气把老同志讲的我们班在这个背篓上摔跤的事说了出来。

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。我们班和全团各营的“尖子”炊事班比武。烹调技术，菜的花样，都是我们班领先，就因为生火的速度慢了些，输给了二连。回来后，班里有个同志就

采取“紧急措施”，编了这个背篓，悄悄地把浸上煤油的木柴放在背篓下边，上面多拿些柴禾盖着，背着它去和人家较量，果然比了头一名。这以后，那个同志再也不象过去那样认真地工作了，成天想着找“巧门”。结果窍门没找到，还一连做了几顿夹生饭。党支部发现后，及时对他教育，才扭过弯来。

“哦——”班长听我这么一说，愣了半晌，轻轻地嘘了一口气。接着，从军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，说：“这是我入伍半年以后，爸爸给我的信，我一直保存两年了。你看看。”我接过信一看，字体一笔一划刚劲有力，象是刻出来的。其中有这么一段：

“……听说你当了炊事班副班长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看了你的决心，全家都很高兴。可是你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，世界上要办成任何一件事，都要老老实实，实实在在。有坚强的决心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决心变成行动。这可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。你是副班长，不能光满足正常情况下叫同志们吃上饭，要充分想到打仗的情况，保证战时能让同志们都能及时吃上热饭。这个担子真是不轻快啊！

写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在朝鲜战场上的一段事。那是在十字架山战斗中，那时候，我也是炊事班长。这天，战斗打得很激烈。炊事班三次派人担着桶往阵地上送饭，都被敌人炮火阻挡住了，三个

同志负了伤。眼看已到傍晚，阵地上的同志们还没吃上早饭，我心里油浇火燎地难受，也没有好办法。这时一位阿妈妮送来一只背篓。我装了满满一背篓馒头，用小棉被盖好，背在背上，爬过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，才算把饭送到了阵地上。同志们抓起热腾腾的馒头，高兴得直拍我的肩膀。可是，我心里更难过啊！我恨自己，怎么没早想到用背篓呢？如果早想到了，三个战友可能不会负伤，同志们一定不会耽误吃饭呀！……”

我越读越激动，越读声音越高。读到这里，班长也很激动。他扳着我的肩膀笑着说：“我爸爸的来信提到背篓，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。我想，编上几个背篓，再去找工人师傅特制两个带旋盖的方形白铁皮桶，装上汤，往背篓里一放，桶周围弄些碎草塞上，背在背上照样能摸爬滚打。我正准备动手编，发现我们班有一个背篓，把它洗洗看能不能行。”

“这个主意太好了！”我连声称贊说：“班长，你想的这个办法，把我满脑袋的‘怎么办’给扫了个净光。”他等我说完，看了看我，又继续说：“过去，我们班在这个背篓上摔了跤，现在再背这个背篓就害怕，是吗？咱们看问题可不能木匠斧子一面砍。过去背这个背篓，是单纯军事观点在作怪，为争第一搞虚假；今天我们背这个背篓，是为了扎实实际搞战备。这两次背这个背篓，好比藤萝爬在葡萄架上，外形相似，却不是一条根啊！”

他看我不停地点头，满意地继续用水冲洗背篓上的油

污。那“唰——唰——”的清脆的声音，声声击在我的心上。

这一夜，我一直没合上眼。班长那胖墩墩的身影和他的行动，轮番在我眼前出现，越想越觉得我和班长想的接不上茬。

这天起床后，班长拿着那份决心书朝我走来。我涨红着脸说：“班长，决心书不要送了，咱们扎实实地干就是了。”他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。副班长，决心书一定要送。不过，咱要让全班的同志都明白，我们表示决心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，提高部队战斗力，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关于‘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’的伟大号召，圆满完成我们的各项任务。”

(四)

过了五天，连里顶风冒雪进行战斗演习。显然，这是野营训练前的“战”前检查。

长长的行军队伍淹没在雪雾中。雪一落地就化，道路泥泞难走，走着走着，前面传来了连长的命令：炊事班做饭！

由于班长早和我们研究过如何克服雪地野炊中碰到的困难，所以不到一小时，就在雪地里做了两菜一汤，蒸好了大米饭。我们用背篓装上饭菜和汤，越沟壑，趟小河，穿过“敌人”的火力封锁线，迅速地把饭送到了“阵地”上。同志们在风雪的“阵地”上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，喝着热气腾腾的鸡蛋姜汤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非常高兴。来我们连检查

工作的王副参谋长，也称赞我们的战备工作做得扎实。

吃过饭，同志们纷纷要我们班长介绍经验。班长腼腆地说：“有啥经验，我们能做到这些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遵照毛主席‘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’的教导，扎扎实实地研究战斗中需要的学问，练习战斗中用得着的技术。”他这几句话，引出了“阵地”上一片热烈的掌声。爱说爱笑的三班新战士小张，从人堆里跳出来，扭住班长，要他来一段“行军乐”。他也没说别的，叫小李敲着锅碗伴奏，大大方方地唱了段样板戏。唱完后，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，大家非要他再来一段不行。他笑着向我跑来，拉着我说：“今天中午，咱们炊事班就来个专场表演，下一个节目，由你来给大伙读读咱班的决心书。”我也没推让，拿起决心书——这份决心书，班长领着我们全班开了三次会才定下来——就念，结尾，仍然是一段快板：

不怕苦，不怕累，
扎扎实实搞战备，
今朝练出真本领，
来日战场灭敌匪。